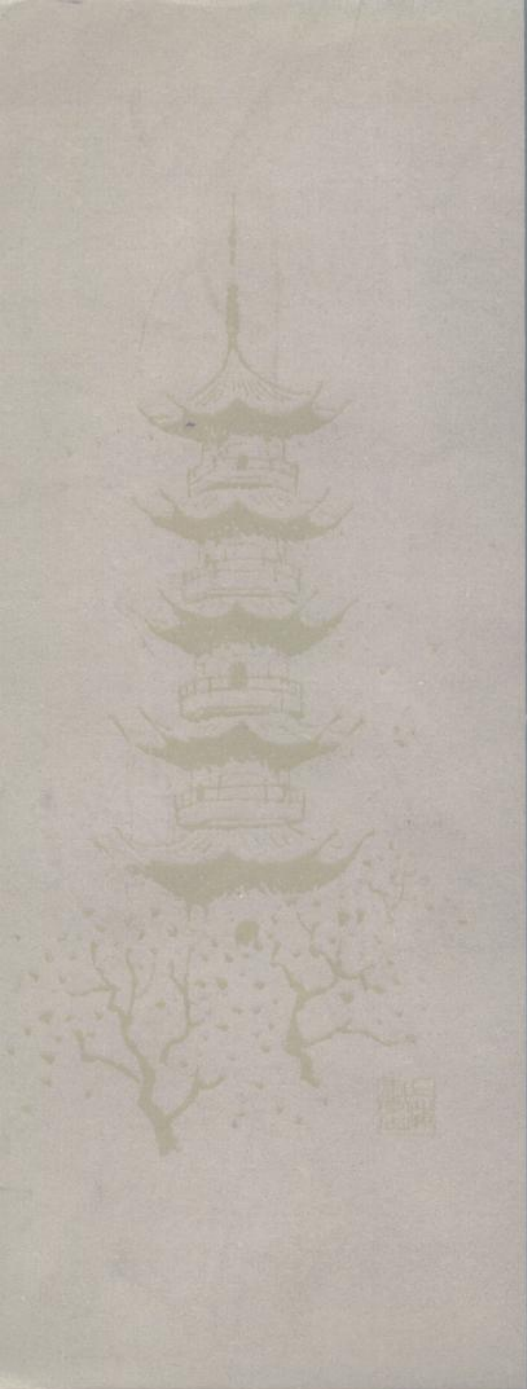


三十年来之上海

1266/88



钱化佛述 郑逸梅撰

三十年来之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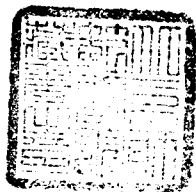
附录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16675

1016675



本书根据学者书店1947年版复印

三十年来之上海

钱化佛口述
郑逸梅撰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上海朱家角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 1/4 插页 4

1984年11月第一版 198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J96·1 定价 0.70元



辛亥革命时期之钱化佛

在东京留影（自左至右：
张善孖、曾渐逵、钱化佛、
季守正、水野梅晓）



钱化佛摄于镇江



重印前言

这是一部旧作，撰写于抗战胜利后，大约为一九四六年左右吧！所称『三十年来』，是指一九四六年前的三十年而言。该书当时分载两种刊物，一载《新夜报》，标题《拈花微笑录》，一载《今报》，标题《花雨缤纷录》。都是由钱化佛口述，而我执笔撰写的。时过境迁，化佛早已下世，而所述种种，真有如王右军所谓『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了。陈迹当然是旧的，旧的是否都在扬弃之列？我认为一味否定，这样做是不恰当的。须知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从旧演变过来的，没有旧，也就没有新。这不是提倡复旧，开倒车，而是希望把旧作为借鉴，更好地从取舍角度来创造新。

钱化佛曾任戏剧演员，复参加辛亥革命，最后努力丹青，主要画佛，杰作为《大禹治水图》，长达五、六丈。他交游很广，朋侪当然尤多戏剧家、革命家和画家，所口述的，也是这三方面人物的故事，所谓『游于艺』吧！在这一系列的故事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变化，风俗习尚，以及这些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谈吐，倘把今天的马列主义尺度来衡量，当然有相当的差距，但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性，便一仍其本来面目，即文字方面，也是数十年前的原风格，丝毫沒有改易。

回忆当时的述写情况，化佛为了生计，读书不多，文化程度，属于一般。他不很了解行文的实际要求，往往口述一件事，述了半天，没有突出主题，枝叶太多，本干太少，我不得已，就把我所知

道的补述进去，好得他收藏许多书报和实物，我翻检了一番，也就充实了内容，这样习以为常。所以这部书，口述和撰写有些混淆，总之口气是化佛的。

书中所谈的人和事，什九付诸烟销云散了，只有依靠戈戈记载，尚留得些几残痕遗迹，也只有我这样超过半世纪又半的老人，犹视息人间，作这书的整理，得以付梓问世。唐人说：『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我在这儿做个『白头宫监』吧！

郑逸梅时年九十
作于纸帐铜瓶室

三十年來之上海目次（原名拈花微笑錄）

引言

樹木蒼鬱之小花園

哈同之發跡

商團革命同志

火燒民立報館

刺宋案珍聞

袁政府畫史

電影之先聲

舊式戲院

新舞台之新派戲

新劇之蛻變

戲單一束

三十年來之上海目次

一 二 三 五 七 八 〇 二 一 五 七 九

三十年來之上海目次

二

顯赫一時之馬車

茶寮之回憶

辛亥革命紀念品

六個半高僧

體育界先進

投軍趣事

夜攻天保城

南京戰後遺跡

留京餘話

五花八門之藏扇

孫黃二公墨蹟

中國名人畫史

梅歐佳話

羣英會

已往之園林

藝乘書畫社

二一

二三

二四

二七

二八

三〇

三一

三三

三五

三七

三九

四〇

四二

四四

四六

四八

十齋春	四九
萬佛樓	五一
飯會與粥會	五三
三位吳姓藝術家	五五
九死一生	五七
火柴盒之集藏	五九
曇花一現之文藝善會	六一
關炯之之去思碑	六三
光復紀念大會串	六四
遊戲場之變遷	六六
林子超之讀易圖	六八
關於吳稚暉	六九
悲觀法師之投贈品	七一
鄭正秋割青春腺	七三
楊令弗之大觀園模型	七四
南北宋錢一百多品	七六

怪異之迷信

三翁之風趣

謁見班禪活佛

我有三位美國朋友

百樣錦

唐駝興建孝子祠

短時期之電影工作

附：拈花微笑之外頁

七八

七九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五

八六

八七

三十年來之上海（拈花微笑錄）

錢化佛口述
鄭逸梅撰

引言

情之一字，真偉大啊！一切的一切，無非由情而聯繫，因情以結合，沒有情，人類早就消滅了，雖大智慧，大解脫的佛，他却在靈山會上拈花微笑，拈花微笑，便是情的表現。老友錢化佛，他是信佛的居士，又是畫佛的專家，他遊戲人間，已歷數十寒暑，這數十寒暑，又復大半消耗在海風淞雨之中，原來他弱冠來申，今已兩鬢飄蕭，垂垂老矣，他的一生經歷，可謂極變化之能事，做過荷槍實彈的革命黨，又做過粉墨袍笏的京劇角兒，又參加過現身說法話劇先聲當時所稱爲的文明戲，更做過水銀燈下的電影演員，直至最近若干年來，一意繪事，在他筆下幻化着神儀寶相，螺髻蓮眸，在虛空寂照中，消弭世間的殺機，洗滌人們的罪惡，這確是一件無量功德。他認識的人多極了，如已故的孫總理，林主席，陳英士，宋漁父，黃克強，以及當今的黨國元勳，社會名人，甚至九流三教，牛鬼蛇神，都有相當的交接，他身臨目覩的怪怪奇奇的事實，簡直超過當年寫二十年目覩怪現狀的吳趼人，他和鄰人不晤則已，晤則必談數十年的上海掌故，鄰人就慫恿他把這許多掌故，源源本本的供獻給多數讀者，他掀髯一笑，表示贊同，因此我們倆就約着每星期集合一次或二次，化佛運着廣長舌，一一的道來，鄰人就一一的述

記，他講的生龍活虎，可惜鄙人的一枝筆，實在太滯拙了，追陪不上，從此每周來這麼兩則三則，彷彿長篇小說連續登載，不過小說是憑空捏造的，這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其中噱頭真多，但也不必自我宣傳，閒話少說，正文來了。

樹木蓀蔚之小花園

記得蘇長公有那麼一首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雪上偶然留爪印，鴻飛那復計東西」。把過去的人生，比喻的何等貼切，鄙人（化佛自稱以下仿此）在上海混了數十年，過去種種，真如雪泥鴻爪，雪消爪滅，那就一片模糊，如今趁這欲消未消，欲滅未滅之際，把它抓住，一一的記述出來。但總有些模糊成分，也顧不得了。我家是世居常州的，常州地方，人才輩出，做文章的有陽湖派，和桐城派對壘，在文壇上燃着巨大的火炬，光燭遐邇。治岐黃術的有馬培之，一度進京爲御醫，當然上邀宸寵，賞賚有加，也是很光榮的一回事。至於藝術方面，前有惲雨田，後有黃山壽，都是很享盛譽的，所以常州人家的子弟，受着這影響很深。非讀書，即學醫，或習繪事。預備繼武前賢，嗣續絕響，什九踴躍里開，不越雷池一步。鄙人却以爲桑弧蓬矢，男兒志在四方，若在家鄉看祠堂，守墳墓，豈不埋沒了一生，且這時目擊朝廷的腐敗，清吏的貪污，便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慨念，然欲犁掃虜庭，澄清天下，非先鍛鍊身體不可，夜間，購了蠟燭，在空屋中燃點起來，聚集諸少年打拳習棒。其次，無錫迎神賽會，曾獨雇一隻駿馬，控縱疾馳，趕至無錫，自謂精神豪雄，不讓西山的方山子，在民國前五年

，先父懷芝公送鄰人到上海來讀書，這時年屆弱冠。入老拉坡橋境競存公學肄業，我家卜居小花園，是早去晚歸的，小花園的寓舍，是一幢小洋房，我們住在樓上，樓下住的是一位外國老太婆，教授人家讀英文，這時英文館很少，她却得風氣之先。如今的小花園，什九爲秦樓楚館，曲院章臺，加之市廛栴栴，塵囂甚上，沒有一些花草樹木，足以悅目養心，清脾醒腦，名爲小花園，找不到一些園的色采，花的芬芳，所目覩的祇有蕩婦妖姬，所耳聞的，祇有鄭聲衛響，想不到在數十年前，那兒確是一個清靜的好所在，夾道榆柳，一望無際，春藏鶯簧，夏發蟬噪，秋冬寒鴉點點，尤具倪迂畫意。而雜花生樹，繁豔似錦，那兒居家很少，好像老天特闢此佳境，給我家享受的，遠鄰却有蘇石癡。石癡是一位醫生，可是在這冷僻的地方，那裏會生意呢，他一籌莫展，仰屋興嘆，鄰人就代介紹認識了鄭正秋，正秋提倡新劇。就請石癡擔任新劇角兒，現身說法，極喜笑怒罵之能事，後來石癡居然在新劇方面走紅，他飼蓄巨蛇，能玩弄任意，不被毒害，有時在舞台上，巨蛇也加入表演，轟動了多少觀衆，如今石癡早已下世了。小花園的盡頭，設有家揚州館，一家名大吉春，一家名半醉居，檠檉清潔，座位雅致，到此小酌，撲去俗塵，凡詞人墨客，往往觴詠於其間，不覺夕陽之西下。在這一帶，每日清晨，必有一外國人，駕着一輛笨重的馬車，巡行一回，原來這一帶屋舍隙地，都是英商沙遜洋行所有的，那外國人馬車巡行，是查察垃圾，說起這外國人，便是婦孺皆知愛麗園主人歐愛司哈同。

哈同之發跡

歐愛司哈同在上海，堪稱首屈一指的大富翁，最初在沙遜洋行，查察垃圾，從事衛生工作，他治事很勤，不久，得着居停的青眼，升爲管賬，天天坐寫字間，不必再做馬路巡閱使了。在他查察垃圾，不知怎樣結識了一位住在九江路曲江里過街樓上的中國女子羅迦陵，他做了一天很是疲乏，總要到曲江里過街樓上歇坐一回，和羅迦陵胡亂的撩天，似乎一天的辛勞，借此忘懷了，日積月累，兩人的情感熱度，已到了沸騰點，而哈同做寫字間工作，生活也比較寬裕了些，就此兩相結合，爲同居之好。

哈同自娶了羅迦陵，真如一帆風順，積蓄了許多錢，自己也買些地產小做做，獲了利益，擴大又擴大，居然囊橐充盈，手頭闊綽，他是十足道地的猶太人，猶太人的精密理財，是全世界著名的。加之他鴻運亨通，蒸蒸日上，不多幾年，他跳出了沙遜，自行組織哈同洋行，在靜安寺路畔闢愛儷園，作夫婦雙棲之所。他愛好中國藝文，在園中辦廣倉學會，和倉聖明智大學，推崇造字的倉頡，據說他生於三月二十八日，和倉頡同日生，所以每年逢到誕辰，總要祭拜一回，典禮是非常隆重的。曾刊印廣倉學會雜誌，廣倉學會演說報，廣倉千家姓，重輯倉頡篇，倉頡篇殘簡考釋，廣倉古石錄，廣倉硯錄。我友周劍雲，曾在那兒任過職務，哈同羅致的人才很多，如王靜安，邵景叔，費恕皆，李漢青，張硯孫等，都是學術界的名流。他又喜歡甲骨文，劉鐵雲故世後，所有的龜甲，一小部分，就由哈同收買下來。又篤信佛教，烏目山僧黃宗仰，便是哈同敬禮的一人，山僧號中央，常熟人，工詩古文辭，旁及釋家內典，無所不通，金山江天寺顯諦法師爲之摩頂受戒，錫名宗仰。山僧又善畫，愛儷園的一水一石，一樹一亭，都由山僧設計，所以別饒邱壑，具見意匠經營之妙。山僧一度赴日本，從孫總理爲革命運動，有人注

意他，山僧潛行歸國，養晦愛儷園有年，清社既屋，許多宮娥太監，流浪不能生活，哈同大發慈悲，在園中特闢了幾楹屋舍，招留他們居住，大有杜陵廣廈之概。相傳有一笑話，哈同提倡早起，他一清早便到園中散步，這時凡吃他飯的人，必須也要在那兒散步一番，表示不貪懶，不晏起，和主人一樣，實則這班人打了一夜的雀牌，通宵達旦，才得二十四圈了局，於是打起精神，掩飾倦態，散了一回步，向哈同請過早安，便回到室裏倒頭便睡，蓬蓬蝶夢，直睡至旁晚始起，哈同有了財，那當然需要的是勢，資緣設法，在工部局中佔着董事的一席，可是英人留難他，移須担任做一公衆有益的事，才得進身，同便發願斥資鋪大馬路，從跑馬廳起，到外灘止，完全用鐵藝木鋪成，這鐵藝木方方整整的，這時的代價，是每塊一角半，共用去四百萬塊，雇一百二十個砌街匠。每工一角二分，凡兩個半月始竣工，可憐如今損壞了許多，無從添補，變爲七零八落了。哈同死，喪禮全用中國式，請劉春霖狀元去點主，袁希濂老居士獨放餞口，訃告是很大的一幀，他的夫人羅迦陵，親信姬覺彌，義子義女等，累累一大串，成爲東帖中的珍品。

商團革命同志

我住在小花園的時候，對面寶安里，有一幢三上三下的房屋，住着一位名叫祝少雲的，他喜歡買彩票，有一次給他買着了一條白鴿票的頭彩，那白鴿票每條一角，頭獎一萬元，現在的一萬元算不得什麼事，在那時却已轟動了全滬，老聃說的好，福兮禍所伏，那祝少雲真的因福得禍，原來他的姨太太觀

敵多資，便把所有細軟，一古攏兒捲着逃逸，直把祝少雲活活的氣死，人去樓空，這屋便屬萬國商團總會，名目雖爲萬國，實爲中美英法俄荷西葡瑞德日意匈奧等十七國人士所組織，天晴，在跑馬廳操演，天陰雨，則假南京路市政廳的體育場舉行，約一百餘人，計分二十餘隊，荷着槍，實着彈，大有糾糾武夫，公侯千城之概，每隊又分A B兩隊，A隊以西人爲多，什九爲彼邦商界的領袖人物，B隊多普通職員，又有預備隊，參加的大都爲我國人。那時租界上不許我國人挾槍通行，入了萬國商團，那就可以肩荷快槍，通行無阻，所以國人頗以加入萬國商團爲榮，我也在這時加入爲團員，記得總司令爲英人克撥登，黃鬚長身，迄今腦幕上猶留深刻的印象，總董便是我們這位阿德哥虞洽卿，這樣辦理了多年，很有成績，某次，民立報記者宋教仁在斜橋西園開演講大會，謂西人既有萬國商團，我們也當自己組織全國商團，經他提議，當時就有六千人響應，那萬國商團中的國人具愛國熱忱的，也紛紛加入。其中有一位某洋行的小職員，粵人黃勳伯，他是全國商團中義勇隊隊員，住在虹口。某晚，一竊賊在鄰家施其伎倆技術，越牆臺，預備逃走，不知怎樣被黃勳伯偵知了，他見義勇爲，潛行上去，把那竊賊攔腰夾着，大呼鄰人，那賊慌張極了，拔出匕首便刺，勳伯不放，被刺二十餘刀，鄰人出來把賊擒住，勳伯也就仆地而死。當時新舞台演員，大都加入全國商團的，爲表揚勳伯的俠義，特編「王勳伯死不放手」一新劇，連日排演，由夏月潤飾黃勳伯，演來熱烈動人，大爲叫座，那全國商團中人，著革命思想的很多，我參加革命工作，便是受這個影響。辛亥年，光復上海，由商團中的革命同志，擁護了陳英士，攻打製造局，當時團員中，犧牲了俞志偉熊九松等四位，至今已三十餘年，當時的團員大都物故，現由辛亥年